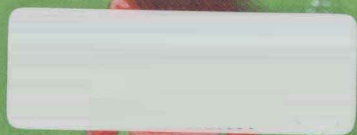


双桅船  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梁遇春

又是一年春草绿

梁遇春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双桅船  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梁遇春

又是一年春草绿

梁遇春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又是一年春草绿 / 梁遇春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 8

(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·中国卷)

ISBN 978-7-5324-9338-8

I. ①又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0701 号



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(中国卷)

又是一年春草绿

梁遇春 著

封面图 马小狗

装 帧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李 亮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 字数 123 千字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338-8/I·3619

定价 1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讲演 /1
醉中梦话(一) /6
文学与人生 /14
文艺杂话 /26
谈流浪汉 /30
醉中梦话(二) /48
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 /61
“失掉了悲哀”的悲哀 /68
泪与笑 /75
天真与经验 /80
破晓 /86
救火夫 /92
这么一回事 /99
黑暗 /103
一个“心力克”的微笑 /110
KISSING THE FIRE(吻火) /115



- 第二度的青春 /117
- 观火 /121
- 又是一年春草绿 /126
- 春雨 /130
- 途中 /135
- 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 /144
- 坟 /151
- 猫狗 /154
- 毋忘草 /158
- 善言 /162
- 苦笑 /165
- 她走了 /169
- GILES LYTTON STRACHEY, 1880—1932 /173
- 查理斯·兰姆评传 /192
- 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 /211



讲 演

“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？”

“不错，去不去？”

“嘻！我不是个‘知识欲’极旺的青年，这么大风——就是无风，我也不愿意去的。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，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，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。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，你来了，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，讲得自然不对，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，喝喝茶，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吧。”



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，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，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。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，泡茶。打发清楚后，他又继续着说：

“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，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。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，做《平等阁笔记》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‘无奇不有’，实在是‘无有不奇’。Carlyle 这老头子在 Sator Resartus 中‘自然的超自然主义’(Natural Supernaturalism)一章里头，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，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闹糊涂了。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，自然不会爱听讲演。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，一点也不失望，还是常来找我去听讲演，这就是一个 Haeckel 的《宇宙之谜》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。哦！现在又要上课了，我想起真有点害怕。噫！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，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躺躺在床上，或者坐在炉边念书。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，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。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。就是打瞌睡，坐着睡那么久，也不是件容易事了。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，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，师大风雨操场去坐，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。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，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，总不明白。若说到‘民国



讲演史’那是更有趣了。自从杜威先生来华以后，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。杜先生曾到敝处过，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也曾亲耳听过，亲眼看过。印象现在已模糊了，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、砖头、打球……后来我们校长以‘君子不重则不威’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。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，我们那时一面听讲，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，校长的新马褂，教育厅长的脸孔，杜先生的衣服……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 How we think。跟着罗素来了，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。罗素去了，杜里舒又来。中国近来文化进步得真快，讲演得真热闹，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，有十册演讲录。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，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，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…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，凡我青年，无不蒙庇。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。泰戈尔来京时，我也到真光去听。他的声音是很美妙。可惜我们（至少我个人）都只了解他的音乐，而对于他的意义倒有点模糊了。

“自杜先生来华后，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。我有一个同学他差不多是没有一回没去听的，所以我送他一个‘听讲博士’的绰号；他的‘知识欲’真同火焰山一样地热烈。他当没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，他这样下去，还怕不博学得同歌德、斯忒林堡一样。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，他自然都去听了。他听有



‘中国工会问题’、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’、‘中外戏剧的比较’、‘中国宪法问题’、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’……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，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，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的讲演辞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他怕人家记得不对，每回要亲身去听，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，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是值得我模仿的，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。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，迟睡早起，茶饭无心，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。我们坐洋车赶去听，只恐太迟了，老是催车夫快走，车夫固然是汗流浹背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。好，到了，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，找位子，招呼朋友，忙了一阵，才鸦雀无声地听讲。听的时候又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、宪法、人生观、戏剧、教育的知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。讲完了，人又波涛汹涌地挤出来。若使在这当儿，把所听的也挤出来，那就糟糕了。

“我总有一种偏见：以为这种 Public-lecture-mania 是一种 Yankee-disease。他们同我们是很要好的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。他们是一种开会，听讲，说笑话的民族。加拿大文学家 Stephen Leacock 在他的 My Discovery of England 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，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 lecture 当作一回事，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。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，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，今日无妨同你一讲。请你

别告诉人。我想真要得知识，求点学问，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，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。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，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。真正要读书只好在床上，炉旁，烟雾中，酒瓶边，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。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。至于 Swift 的厌课程，Gibbon 在自传里骂教授，那又是绅士们所不齿的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人也倦了，就停一下，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，茶也冷了。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讲：

“我们学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。”

“一行只管一行，我原是只讲学文科的。不要离题跑野马，还是谈讲演吧，我前二天看 Mac Dougall 的《群众心理》，他说我们有一种本能叫做‘爱群本能’（Gregarious Instinct），他说多数人不是为看戏而去戏院，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戏院。干脆一句话，人是爱向人丛里钻的。你看他的话对不对？”

他忽然跳起，抓着帽和围巾就走，一面说道：

“糟！我还有一位朋友，他也要去三院瞧热闹，我跑来这里谈天，把他在家里倒等得慌了。”

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斋。

（《春醪集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）



醉·中梦话（一）

生平不常喝酒，从来没有醉过。并非自夸量大，实是因为胆小，哪敢多灌黄汤。梦却夜夜都做。梦里未必说话，醉中梦话云者，装糊涂，假痴聋，免得“文责自负”云尔。

一 笑

吴老头说文学家都是疯子，我想哲学家多半是傻子，不懂得人生的味道。举个例罢：鼎鼎大名的霍布士



(Hobbes)说过笑全是由我们的骄傲来的。这种傻话实在只有哲学家才会讲的。或者是因为英国国民性阴鸷不会笑,所以有这样的哲学家。有人说英国人勉强笑的样子同哭一样。实在我们现在中国人何尝不是这样呢?前星期日同两个同学在中央公园喝茶,坐了四五个钟头,听不到一点痛快的笑声,只看见好多皮笑肉不笑、肉笑心不笑的呆脸。戏场尚如是,别的地方更不用说了。我们的人生态度是不进不退,既不高兴地笑,也不号啕地哭,总是这么呆着,是谓之曰“中庸”。

有很多人以为捧腹大笑有损于上流人的威严,而是件粗鄙的事,所以有“咽欢装泪”,摆出孤哀子神气。可是真正把人生的意义细细咀嚼过的人是晓得笑的价值的。Carlyle是个有名宣扬劳工福音的人,一个勇敢的战士,他却说一个人若使有真正地笑过一回,这人绝不是坏人。的确只有对生活觉得有丰溢的趣味,心地坦白,精神健康的人才会真正地笑,而真正地屈背弯腰把眼泪都挤出笑后,精神会觉得提高,心情忽然恢复小孩似的天真烂漫。常常发笑的人对于生活是同情的,他看出人类共同的弱点,事实与理想的不同,他哈哈地笑了。他并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(所谓骄傲)才笑,他只看得有趣,因此禁不住笑着。会笑的人思想是雪一般白的,不容易有什么狂性,夸大狂同书狂。James M. Barrie 在他有名的 Peter Pan 里述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



姑娘问那晚上由窗户飞进来的仙童，神仙是怎样生来的，他答道当世界上头一个小孩第一次大笑时候，他的笑声化作一千片，每片在空中跳舞着，后来片片全变作神仙了，这是神仙的起源。这种仙人实是比我们由丹房熏焦了白日飞升的漂亮得多了。

什么是人呢？希腊一个哲学家说人是两个足没有毛的动物。后来一位同他开玩笑的朋友把一个鸡拔去毛，放在他面前，问他这是不是人。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，但什么是理性呢？这太玄了，我们不懂。又有一个哲学家说人是能够煮东西的动物。我自己煮饭会焦，炒菜不烂，所以觉得这话也不大对。法国一个学者说人是会笑的动物。这话就入木三分了。Hazlitt 也说人是唯一会笑会哭的动物。所以笑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？

自从我国“文艺复兴”（这四字真典雅堂皇）以后，许多人都来提倡血泪文学、写实文学、唯美派……总之没有人提倡无害的笑。现在文坛上，常见一大丛戴着桂冠的诗人，把他“灰色的灵魂”，不是献给爱人，就是送与 Satan。近来又有人主张幽默，播扬嘴角微笑。微笑自然是好的。“拈花微笑”，这是何等境界。Emerson 并且说微笑比大笑还好。不过平淡无奇的乡老般的大笑都办不到，忽谈起艺术的微笑，这未免是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了。我要借 Maxim Gorky 的话评中国的现状了。他说：“你能够

对人引出一种充满生活快乐，同时提高精神的笑么？看，人已经忘却好的有益的笑了！”

在我们这个空气沉闷的国度里，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，更要保持这笑声，来维持我们的精神，使不至于麻木沉到失望深渊里。当 Charlotte Bronte 失了两个亲爱的姊妹，忧愁不堪时候，她写她那含最多日光同笑声的“Shirley”。Cowper 烦闷得快疯了时候，他整晚吃吃地笑在床上做他的杰作《痴汉骑马歌》(John Gilpin)。Gorky 身尝忧患，屡次同游民为伍的，所以他也特别懂得笑的价值。

近来有好几个民众故事集出版，这是再好没有的事。希望大家不要摆出什么民俗学者的脸孔，一定拿放在解剖桌去分割，何妨就跟着民众笑一下，然礼失而求之于野，亦可以浩叹矣。

二 做文章同用力气

从前自认“舍大道而不由”的胡适之先生近来也有些上了康庄大道，言语稳重了好多。在《现代评论》一百十九期写给“浩徐”的信里，胡先生说：“我总想对国内有志做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，第一，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……”这句话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罢，可是我觉得这种话未免太正而不邪些。仿佛有一个英国人(名字却记不清了)说



When the author has a happy time in writing a book, then the reader enjoys a happy time in reading it(句子也记不清了,大概是这样罢)。真的,一个作家抓着头发,皱着眉头,费九牛二虎之力做出来的东西,有时倒卖力气不讨好,反不如随随便便懒惰汉的文章之淡妆粗衣那么动人。所以有好多信札日记,写时不大用心,而后世看来倒另有一种风韵。Pepys 用他自己的暗号写日记,自然不想印出给人看的,他每晚背着他那法国太太写几句,更谈不上什么用力气了,然而我们看他日记中间所记的同女仆调情,怎么买个新表时时刻刻拿出玩弄,早上躺在床上同他夫人谈天是如何有趣味,我们却以为这本起居注比那日记体的小说都高明。Charles Lamb 的信何等脍炙人口,Cowper 的信多么自然轻妙,Dobson 叫他做 A humotist in a nightcap(着睡帽的滑稽家),这类“信手拈来,都成妙谛”的文字都是不用力气的,所以能够清丽可人,好似不吃人间烟火。有名的 Samuel Johnson 的文章字句都极堂皇,却不是第一流的散文,而他说的话,给 Boswell 记下的,句句都是漂亮的,显明地表现出他的人格,可见有时冲口出来的比苦心构造的还高一等。Coleridge 是一个有名会说话的人,但是我每回念他那生硬的文章,老想哭起来,大概也是因为他说话不比做文章费力气罢。Walter Pater 一篇文章改了几十遍,力气是花到家了,音调也铿锵可听,却带了矫揉造作的痕迹,反不如因为

没钱逼着非写文章不可的 Goldsmith 的自然的美了。Goldsmith 作文是不大费力气的。Harrison 却说他的《威克斐牧师传》是 The high-water mark of English。实在说起来,文章中一个要紧的成分是自然(ease),我们中国近来白话文最缺乏的东西是风韵(charm)。胡先生以为近来青年大多是随笔乱写,我却想近来好多文章是太费力气,故意说俏皮话,拼命堆砌。Sir A. Helps 说做文章的最大毛病是可省的地方,不知道省。他说把一篇不好文章拿来,将所有的 noun, verb, adjective 都删去一大部分,一切 adverb 全不要,结果是一篇不十分坏的文章。若使我是胡先生,我一定劝年轻作家少费些力气,自然点罢,因为越是费力气,常反得不到 ease 同 charm 了。

若使因为年轻人力气太足,非用不可,那么用来去求 ease 同 charm 也行,同近来很时髦 essayist Lucas 等学 Lamb 一样。可是卖力气的理想目的是使人家看不出卖力气的痕迹。我们理想中的用气力做出的文章是天衣无缝,看不出是雕琢的,所以一瞧就知道是篇用力气做的文章,是坏的文章,没有去学的必要,真正值得读的文章却反是那些好像不用气力做的。

对于胡先生的第二句忠告(第二,在现时的作品里,应该拣选那些用气力做的文章做样子,不可挑那些一时游戏的作品),我们因此也不得不取个怀疑态度了。



胡先生说“不可挑那些一时游戏的作品”，使我忆起一段文场佳话。专会瞎扯的 Leigh Hunt 有一回由 Ma caulay 介绍，投稿到 The Edinburgh Review，碰个大钉子，原稿退还，主笔先生请他另写点绅士样子的文章（Something gentleman-like），不要那么随便谈天。胡适之先生到底也免不了有些高眉（High-browed）长脸孔（Long-faced）了，还好胡子早刮去了，所以文章里还留有些笑脸。

三 抄两句爵士说的话

近来平安映演笠顿爵士（Lord Lytton）的《邦沛之末日》（Last days of Pompei），我很想去看，但是怕夜深寒重，又感冒起来。一个人在北京是没有病的资格的。因为不敢病，连这名片也牺牲不看了。可是爵士这名字总盘旋在脑中。今天忽然记起他说的两句话，虽然说不清是在哪一本书会过，但这是他说的，我却记得千真万确，可以人格担保。他说：“你要想得新意思吧？请去读旧书；你要找旧的见解吧？请你看新出版的。”（Do you want to get at new ideas? Read old books; do you want to find old ideas? Read new ones.）我想这对于现在一般犯“时代狂”的人是一服清凉散。我特地引这两句话的意思也不过如是，并非对国故党欲有所建功的，恐怕神经过敏者随便株连，所以郑重